



【步履寻章】

## 生日在后六月

□肖宁

上世纪70年代前，小学三、四年级设有常识课。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，有一次常识课老师在课堂上提问：“一位八十岁的老爷爷，只过了六个生日，为什么？”全班同学只有我举手回答：“因为老爷爷是闰月出生的。”老师听后很惊讶，问我是咋知道的，我低下头小声回答：“因为我是闰六月出生的，今年十岁了，还没过一个农历生日。”回答完，脸憋得通红。十岁了还没过一个生日，一时间成为同学们的笑柄。

闰月，是我国历法调整的一种方式，特指汉历（民间亦称农历）每逢闰年增加的一个月，目的是为了协调回归年与农历年的矛盾，防止农历年月与回归年及四季脱节，一般每2至3年置闰一次。通过增设闰月，使农历年份与四季变化保持同步。闰六月是农历中较为罕见的闰月现象，出现频率较低，从1960年至今一共出现过四次，即1960年、1979年、1987年、2017年，今年又是闰六月的年份。

闰六月的年份，往往会出现特殊的气象现象。民间有很多顺口溜，体现了气象规律和先农的智慧，如“三年两头闰，难得闰六月”“一年两六月，三伏不见天”“闰六月，收成厚，玉米棒子能打斗”“双春闰六月，伏天蒸桑拿”等等。今年的三伏天与闰六月重叠，延长了夏季时长。

我出生于1960年农历闰六月六日，俗称阴历年六月六。从农历的角度讲，六十六岁的我迄今只过了三个生日，今年是第四个。在胶东地区，民间一般习惯过农历生日。没办法，在不是闰六月的年份，我只能过阳历生日。

老家的农历六月六，通常被说成是“兔儿爷”的生日，俗称“兔子生日”。“六月六，吃兔子肉”，这句谚语流传很广，因此这一天也是一个农家节日。刘甲凡先生曾写过一篇题为《六月六为啥要吃肉包子，还要蒸面兔》的文章，详细介绍了家乡牟平一带六月六的习俗，我都亲身体验过。上世纪60年代，父母在乡镇工作，自我出生起，姥姥就常住我们家，帮着带孩子料理家务。每年六月六这天，姥姥一大早就开始忙活，用新小麦磨成的面粉蒸一锅大包子和一锅大馒头。包子一般是芸豆馅的，有时会加上土豆丁和地瓜粉条，外加一丁点猪肉。包子很大，饭量小的，一顿一个吃不了。馒头是发面的，不同于春节时的大饽饽，一般揉成圆形或长方形，有时也用模具卡成面鱼或莲子状，但必须做一个兔子状的馒头放在锅中间。面兔子镶上两粒红小豆当眼睛，安上用面捏成的耳朵和尾巴，用剪刀在面部下方剪出三瓣嘴，再用刀在身体部位切出四只脚，活灵活现。馒头蒸好掀锅后，姥姥会先从面兔子身上揪下一大块，让我先吃。姥姥是小脚妇女，一天家务忙活下来，累得直不起腰。她记不住我的阳历生日是哪天，但六月六这个日子她不会忘记。名义上是借着节日改善生活，实际上是在默默地给我过生日。这美好的景象，已成为永久的记忆，每每想起，都会让我双目湿润。

学生时代，忌于六月六是兔子生日的民间传说，我很少向同学们提及自己的生日。初

一时，班里从外地转学来一位马同学，与我同桌。闲聊得知我们都是1960年出生。谈及生

日时，他自报是六月初五，我自报是六月初七。直到过了好长时间才知道，其实我们都是六月六生日，他是前六月，我是后六月。同窗同桌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世上竟有这么巧的事。只是实际生日时间相差一个月，他是哥，我是弟。兄弟俩友好相处几十年，每到六月六这天都会相互祝生日快乐，如今都已逾花甲之年。我还有两位朋友是农历六月六的生日，一位1961年出生，另一位是70后。六月六这天，我们都会互发信息祝贺。有几年我们还在六月六这天小聚，自嘲是“兔子聚会”。

1979年闰六月，我迎来了出生后的第一个农历生日，且这一年阳历和农历的日期与我出生时的1960年完全契合。二十岁的大青年过人生第一个生日，听起来有些好笑，但我却非常兴奋，特意请假从县城跑回家。姥姥和母亲除了像往年一样蒸包子做馒头外，还特意给我做了一碗长寿面。

父母在乡镇工作时，房东是位热心的老大娘，我自两岁时就住在她家，可以说她是看着我从小长到大直至参加工作娶媳妇，我弟弟妹妹们也是在她家那四间小房子里长大的。几十年来，我们已经把她当成了自家长辈，她也把我们当成了自己的孩子。今年已经九十岁高龄的老大娘，对我这个六月六的生日记得牢牢的，特意打电话嘱咐在市里当教授的小女儿：“别忘了给你大宁哥买蛋糕，他和兔子一天生日。”在大娘的眼里，我始终是长不大的顽童。一句玩笑和嘱托，承载着父辈的友情，饱含着长辈的关爱。

今年又逢闰六月，我恰逢66岁，过了人生第四个农历的生日。与我出生时的1960年相比，今年阳历和阴历生日只差一天。六月六日之前的周日，弟弟妹妹们相聚，我动手做了一桌丰盛的生日宴，摆上蛋糕，点上蜡烛，为自己庆祝66岁生日。父母在世时，每逢二老的生日，我们兄弟姊妹都会凑在一起，组织一次庆寿宴。父母去世后，我们家再也没有组织过生日宴会。胶东人对66岁生日很重视，我在兄弟姊妹四人中排行老大，也是第一个过66岁生日的。难忘父母的养育之恩，难舍兄妹手足之情。

老家有一句俗语：“人到六十六，要吃闺女一刀肉”，意思是父母到了66岁，女儿要割上一刀肉来孝敬。没有女儿的，可以是儿媳、侄女或家族晚辈中的女亲属来准备。旧时这一刀肉非常讲究，它需要是一整块的，且正好是六斤或八斤。一刀肉，既寓意女儿报答父母养育之恩，也祝愿父母在未来的日子里福禄双全。我和爱人今年都过66岁生日，在外地工作的女儿早打算好了，我俩生日时，她要给我们每人一个惊喜。果然，六月六日一大早，女儿就给我发了个666元的大红包，算是给我割上一刀肉祝寿。我双手合十，默默祈祷，愿全家幸福安康。

吃完长寿面，又长了一岁。下一个闰六月的年份是2036年，再往后是越来越遥远的2055年、2074年、2093年……

岁月，在轮回；生命，在延续。

□乔佳佳

转眼间，欧阳秉森老师已离我远去四百余日了。一年多来，须臾不敢荒废课业，也时常回忆起跟先生相处的点滴时光。

欧阳秉森先生1941年生于岭南，先后师从关友声、傅抱石、李苦禅、郑诵先、秦仲文、吴镜汀、惠孝同、金莱诸大师。他曾只身赴青藏写生创作12年，他笔下的西部高原纵横捭阖、气度非凡、荒凉大气、厚重沧桑，被业内誉为“画世界屋脊第一人”。

“身为布衣抚青云，俯腰爱原上草。秋梦秋风天放好，傍察世情何足道。”这是欧阳秉森81岁时赠友人书作中的几句，而“布衣画家”，也被视作先生一声为人作艺的标签。友人曾经评价：“他的生平经历艰难曲折，历经磨难，但他更加坚强，勤奋好学，自强不息，取得了在书画艺术上不凡的巨大成就。”

我本是美术专业出身，毕业近20年后有机缘拜在先生门下。正式拜师前先登门拜访，欧阳先生用魏碑体写了一个斗方送我：“海是龙世界，云是鹤家乡。”正式的拜师礼遵循传统，在一众老先生和师门友好见证下，我们15名新弟子分别给老师、师母敬茶，奉上“拜师帖”以及拜师红包。欧阳老师回赠每人一幅斗方，一本“门生帖”。

给我的斗方是兰草，修长的兰叶充满韧劲，叶尖仿佛在风中颤动，这是笔墨功力的体现。特别是“门生帖”，写满一本册页，不仅书法好，且谆谆教导，简直是完美的艺术佳作。

拜师后即成为入室弟子，欧阳老师每周末上午抽半天给大家上课，地点在他家，中午一起做饭吃。他讲课不用讲稿，内容却很丰富，从中国书画的渊源讲起，到历代代表性画家，书画的技法原则，涉及古今中外艺术……我认真做了笔记，准备以后条件合适时出一本《欧阳秉森画语录》，不必做大的调整。

因为知识储备不够，很多人名、历史不晓得，课后赶紧查补。他随口点到的很多书，似乎为我打开了宝藏之门，那段时间我在网上买书很猛，如同“捡漏”。讲课累了，动笔示范，画松树、山石、花鸟……大家围观，用拍摄器材全程记录。欧阳老师主张诗、书、画兼修，相互滋养。特别提倡读书，读古书、线装书。鉴于我的职业特色，欧阳先生特地为我推荐一书：清康熙年间由大学士张英、王世贞编撰的《渊鉴类函》，此书动用了康熙朝“举朝之力”。他说作为记者，这部古代的“百科全书”对你拓宽视野有帮助。《渊鉴类函》的确对我的文旅报道以及新媒体探索颇有启发。比如，以“山”举例，以前只知道是山，此书告诉我，山又可分为峰、谷、岩、丘、陵、阜、堆、坂……构造，读后有耳聪目明之感。

在诗书画艺术方面，欧阳老师因材施教，为每一名弟子都设计路子。凡是他指给弟子的道路，自己都走过。有老师指导，可帮助大家少走弯路。有的师兄弟临摹欧阳老师的书画作品，他虽不反对，却说：“学生不必像老师，不必非跟我的路子走。”

身为“布衣画家”，欧阳秉森老师一生一业，他是如何做到既坚守传统又善于创新的？与本人学识和经历有关。

据济南著名书法家、一代齐鲁书画巨擘关友声之子关天骏回忆，欧阳

秉森上初中时，就对书画有浓厚兴趣，每年春节上门给关友声拜年。正式拜师后，几乎天天跟在身边不离左右。在关友声引荐下，有机会接触到了很多高水平大师，为其艺术添薪。欧阳秉森曾经赋诗深情描述这段文坛盛事：“饮虎池水日见枯，新筑小池添双虎。老舍居处临樱园，大千友声诗画缘。饮虎池街过上新，旧新街上不平途。”

诸位大师中，金莱先生擅魏碑，济南趵突泉三股水北侧楹联“云雾润蒸华不注，波涛声撼大明湖”是其留世作品。欧阳秉森从金莱先生处学得魏碑精髓；关友声作画后，常安排欧阳秉森去北京找李苦禅题跋，顺便求教一番；欧阳秉森去中国台湾，见到恩师生前至交张大千先生的后人，并得以上手看真迹。这都对他开拓艺术视野有了很大的帮助。

泉城名士徐北文先生的长子，济南著名书画家徐行健认为，在关老众多学生之中，欧阳秉森是很全面地继承了关老人品、精神和技道的弟子。

欧阳秉森一生嗜书，对其影响最大的也是关友声。关友声的老师是有着“目下十行”“过目不忘”本事的晚清大儒、聊城临清人吴秋辉先生，得到的知识滋养可想而知。欧阳秉森生前，笔者曾当面问他：您从事书画创作的时间已经超过关先生，章草是否已经达到或超过他？欧阳先生认真做了思考，说：“我永远也达不到俺老师的水平——因为我永远也赶不上俺老师读书多。”可见他对学问之推崇备至。

晚年的欧阳秉森先生致力于授徒，将弘扬传统文化作为己任。他忧心忡忡地说，近现代的中国画受到西方冲击，早已面目全非。“新派”美术家们不再将以“六法”为代表的传统绘画理论当回事，中国书画专业师生不读历代画论、不习中华美学的大有人在。

为鞭策弟子扎根传统，他力推举办“欧阳秉森师徒书画展”，鼓励大家多临摹。2023年8月，首届画展仪式上书画家徐行健发言，他说：“欧阳秉森先生观念新，见识高，学养深。在长期的探索学习中，树立起了‘我有我法’的独特个人风格。他的书画作品，笔墨坚实遒劲，入木三分，力透纸背，有着很深的功夫；他的构图奇绝，大气磅礴，出奇制胜；他的色彩大胆创新，常有点睛之美；在创作的理念上，他坚守中国书画优秀传统的底线，吸收现代、前卫、时尚的新事物，中西融合，消化吸收，再予创新，有很强的现代气息，时代精神，因此他的作品会让人常看常新，百读不厌。”

笔者拜师后，常利用假期陪老师、师母走进景区写生，去过青铜山大峡谷、九如山、红叶柿岩、桓台王世贞纪念馆等，欧阳老师很关心国家政策，得知有黄河战略后，激情满怀地打算拿出当年创作百米《祁连春润图》的劲头，再画一幅百米黄河长卷，从源头到入海，以此讴歌时代。为创作精品之作，他两次实地考察，收集创作材料。只可惜“九曲未终魂已远，千峰犹待墨痕新”。此愿终究未成。

学者任正先生说：“先生一生，是砚边的执着、文脉的坚守。此般精神若星辰不落，既为我辈仰止之境，亦化春泥，滋养后来者前行的旷野。”对我们众弟子来说，最大的伤痛是再也寻不到这样的好老师了。

（本文作者系欧阳秉森入室弟子）

## （文艺观澜）

# 怀念先师欧阳秉森先生